

赵国忠 著

聚書脞談錄



世间爱书人真多

姜德明

赵国忠君是我结识的青年书友之一，可惜我们却没有携手去书市淘书的机会。近年，我更少访书了，只能从电话里获知赵君访书的消息。听到他买到稀见的版本，他高兴，我也高兴。因为我常常不甘示弱地对他说：“这书我有。”后来，却不敢这么说了，倒常常有气无力地回答：“这书我没有。”比如赵萝蕤译的《荒原》、陈万里的摄影集《大风集》、谢冰季的《温柔》等，我都没有。我称赞他：“你真会买书。”这可不是客气，是言之有据的真心话。

赵君买旧书，不是那种一见民国版本便眼红的人。那是贩书者只考虑能否升值的目光。他访书是有目标有范围的，大体限制在“五四”以后新文学方面的书刊。旧时的盗版书也不少，有的人良莠不分，鱼龙混杂，赵君则慧眼独具，不为所动。赵君不是“大款”，访书是他的业余爱

好,凡有书价高得离谱者,他是避而远之的。更为难得的是,他还注意到别人忽视的旧时报纸文艺副刊和大学的校刊、同学录之类。如他发现李健吾在1934年4月为北平《华北日报》编的《文艺周刊》以及李先生写的《发刊词》;在1931年1月南京《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》上,陈梦家发表的《大雪天》等四首佚诗;在1947年1月天津《益世报·文学周刊》上,林徽因发表的《孤岛》和《死是安慰》两首佚诗等,都是湮灭已久的重要佚文,也是从事专业研究的人员和出版编辑人员不曾发现的。

我钦佩赵君的这种重视史料的钻研精神,常常鼓动他写点书话。他却谦虚为怀,总是表示材料还不够,再等等看。因此,他写的书话平易近人,内容扎实,史料丰富,绝非虚张声势,哗众取宠者可比。

赵君眼快腿勤,跑遍京华大小书肆,有时在冷摊上觅得好书复本,他乐于购来送给书友,连我这样的老朽也得到过这位年轻人的馈赠。这种风雅的仁义之举也是很可贵的。

欣闻赵君的《聚书脞谈录》即将出版,我贪婪地粗读一遍校样,以为几乎篇篇可读,值得向读者推荐。当然,有的篇幅还可精练些,文笔可以再放得开些。目前,书话作品不少,究竟何者

为准,看法未必一致,这是正常的。我以为赵君的写法庶几近之。希望他今后仍不惜脚力,继续访书不断,多写一点书话。

二〇〇五年十二月北京

目 录

- 001 《新诗杂话》的杂话
- 007 李健吾编《文艺周刊》
- 017 陈梦家的佚诗
- 025 赵萝蕤与《荒原》
- 029 中国最早的艺术摄影作品集
- 036 胡适的诗与刘海粟的画
- 041 谢冰季的《温柔》
- 045 《在大龙河畔》·海风社·《海风丛书》
- 053 林徽因的佚诗及其他
- 059 从辅仁文苑社的一张合影说起
- 069 林榕的《夜书》
- 075 《啼笑因缘》——从小说到电影
- 091 《黑白影集》
- 097 彩色版《子恺漫画选》

- 105 “褐木庐”主人和他的藏书票
- 111 徐志摩与梅兰芳
- 115 散落在画报上的凌叔华
- 123 黄萍荪与《北京史话》
- 129 萧乾与画家赵望云
- 139 薄官不能一朝留 清风可以百世祀
——关于《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》
- 145 《爱眉小扎》
- 151 俞平伯的佚诗
- 157 《背上了十字架》及其他
- 161 禁书一册
- 168 《我的良友》
- 171 《春灯集》签名本
- 175 鲜为一见的《北京文学》
- 183 《羊》的版本及其他
- 191 小万柳堂与《扇面大观》
- 195 《敦煌掇琐》
- 202 星社与《星报》
- 207 李根源与《曲石诗录》
- 213 夏枝巢的《九十回忆篇》

- 219 周黎庵与《葑溪寻梦》
- 225 周黎庵编《宇宙风社月书》
- 233 回忆往往是靠不住的
- 241 全集怎能这样编
- 247 错谬甚多的《唐弢藏书》
- 259 家藏签名本
- 266 偶拾油印本
- 271 难觅毛边本
- 276 旧书店
- 283 书市购刊记
- 291 冷清的旧书市
- 295 琐话“书账”
- 301 后记

《新诗杂话》的杂话

《新诗杂话》是朱自清先生的一本谈诗随笔集，1947年12月由作家书屋出版。关于本书的写作缘起，作者在序里交代得很清楚：“后来抗战了……很少机会谈到新诗，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。三十年（1941）在成都遇见厉歌天先生；他搜集的现代文艺作品和杂志很多，那时我在休假，比较闲些，厉先生让我读到一些新诗，重新引起我的兴味。秋天经过叙永回昆明，又遇见李广田先生；他是一位研究现代文艺的作家，几次谈话给了我许多益处，特别是关于新诗。……他鼓励我多写这种‘杂话’。”于是朱先生陆续写了12篇，加上战前的两篇及翻译一篇，总题为《新诗杂话》，1944年7月就把书稿子交给了姚蓬子主事的作家书屋，到10月作序时，已大体编定，只待出版了。

谁知此后书的出版却颇为曲折。李广田在《最完整的人格》一文中对此有详细的解说，现摘录如下：

廿七年八月十二日十時十分
佩弦先生病歿於北平背
陰胡同北京大學醫學院
翌日午時立阜成門外廣
濟寺塔院舉行公葬祭
禮送葬處在東安市場
收購佩公遺著得七書

浦江清識



这本书的编定在三十二年十月，书稿交出后便石沉大海，中间一度传说稿子已经被书店失落了，朱先生常常提到这件事，现出非常伤心的神色，以为这本书再也不会与世人相见了，不料事隔三年有余，书竟然出版了；他喜出望外，在目录后的空页上题道：

盼望了三年多，担心了三年多，今天总算见到了这本书！辛辛苦苦写出的这些随笔，总算没有丢向东海大洋！真是高兴！一天里翻了足有十来遍，改了一些错字。我不讳言我“爱不释手”。“邂逅相遇，适我愿兮！”说是“敝帚自珍”也罢，“舐犊情深”也罢，我认了。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三晚记。

在这段短短的题字里一连用了四个惊叹号，第一行上边盖了一个“邂逅斋”的闲印，最后一行下边盖了一个“佩弦藏书之钤”，大概太高兴，高兴得手忙脚乱，第二个图章竟然盖倒置了。

本书收的文章，论述的范围颇广。首篇《新诗的

进步》一文，作者通过对自由派、格律派、象征派诗歌的变化发展，以及新诗社会主义倾向的出现，指出新诗是在不断进步着的。同时希望人们将诗的定义放宽些。在《诗与哲理》、《诗与感觉》、《北平诗》、《爱国诗》等文中，对冯至、卞之琳、马君口、闻一多等人的诗作了评价。另外，在《真诗》等篇还对诗的写作规律问题进行了探讨，并表明自己的意见。

这样一册内容丰富，著者如此偏爱的书，它的初版本今天已不易寻。我的那册是多年前以不菲的代价得来的，而且还是著名文学史家浦江清先生的藏本。浦江清 1929 年到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后即同朱自清有了密切的交往，在他们的日记中记载了不少两人交往的史事及诗词唱和，可称之为挚友。我收藏的这册书的扉页上还留下了浦先生用



1933年春，朱自清与友人在燕京大学郑振铎宅前合影。

左起：俞平伯、郭绍虞、浦江清、顾颉刚、赵万里、朱自清、陈竹隐、郑振铎夫人高君箴、顾颉刚夫人殷履案、郑振铎。

墨笔写的一则题记：

三十七年八月十二日十时四十分，佩弦先生病歿于北平背阴胡同北京大学医院。翌日午时，在阜成门外广济寺塔院，举行火葬、祭礼、送葬。返，在东安市场收购佩公遗著，得此书。

浦江清识

这则题记交代了朱自清先生逝世的时间、地点、葬礼大致过程及作者得此书经过，具有一定的史料性。我们知道，朱自清的葬礼那天是在秋雨中进行，兴许是想排遣一下心头的悲哀，葬礼之后，浦江清冒着秋雨走访了书肆，当无意中见到老友遗著时，他一定要购买一册，他认为买到了书，就如朱先生又回到了自己身边。

这则只有短短几十个字的题记，文字表面写得虽平和，却又暗含着作者内心的波澜。本来，对于老友的逝世，凭借他与朱先生多年交往，凭着他对朱先生为人的认识，自有千言万语的话可说，但作者只留了这短短的几句，那个文章写得洋洋洒洒的浦江清不见了，作者的才情此刻已被悲哀所制约，并且当这

种悲哀转化为文字记录下来时，竟出现了文字上的差错，“10时40分”当为“11时40分”，可见作者内心是如何的不平。（在浦先生作《朱自清先生传略》一文及他人回忆朱自清文章中，逝世时间均为“11时40分”。）

1948年8月16日“朱自清治丧委员会”决定整理出版《朱自清全集》，浦江清任主编，他全力投入到编辑亡友遗著的工作中。

1957年8月31日浦江清先生也逝世了。几日后，在北京万安公墓朱自清先生的墓旁，新竖起了一座墓碑，那是浦江清先生的墓，这次老友真的重逢了。

李健吾编《文艺周刊》

1933年9月初，留学法国的李健吾回到阔别已两年的古都北平，先住在七叔李少白家，不久，与恋人尤淑芬举办婚礼后，购定了崇文门内盔甲厂甲一号的住所，就从七叔家搬了出来。原先是一个人的生活，如今身边多出一口，还辍学在家，自己一时又未找到合适的工作，生活的负担便日显沉重了。好友杨振声、朱自清看出了李健吾的难处，推荐其到胡适主持的编译委员会工作，任务是撰写《福楼拜评传》并翻译《福楼拜短篇小说集》。那一时期，李健吾的笔力甚健，不时给《大公报·文艺副刊》写稿，他苦苦笔耕着，接连创作了剧本《梁允达》、《这不过是春天》。此外，还接受了《华北日报》副刊《文艺周刊》的编辑工作。

《华北日报》是上世纪30年代我国北方较有影响的一份官办报纸。李健吾主编的《文艺周刊》创刊于1934年4月2日，在每周的星期一出版。每次以4

开的幅面发表一整版作品，来稿直接寄到他在盔甲厂的住所，在创刊号上，李健吾撰写的《发刊词》，提出了编刊要“各树一帜”的观点，联系当年正是“京派”与“海派”争论得颇为热闹的时候，他接手编辑这样一份刊物，显然有为“京派”助阵的意思。今天看来，这篇文章的价值，不在观点的提出，值得欣赏的倒是作者那曲折有致的文笔。该文未见收入李健吾的任何著作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流逝，若任其湮没，将是十分可惜的。（《发刊词》见附录）

《文艺周刊》既登创作，也载译文，举凡读书随笔、山水游记、新诗创作等都可在这里占有一席之地。该刊发表的重要作品有：岂明（周作人）的《花镜》、俞平伯的《古槐梦遇》、梁宗岱的《蒙田论文选译》等。当年十分活跃的批评家朱光潜、李长之分别写了《中国的律诗何以趋重排偶》、《论作家与批评家》。文坛新人何其芳、李广田也有诗文在该刊上发表，那时他们还都是在大学里读书的学生。从上面这阵容整齐的作者名单看，不难得出李健吾编的是一份“京派”刊物，但编者发稿并非仅限于“京派”，如吴组缃以《嫩黄之忆》为总题发表了三首诗，可很难把他划归到“京派”。老作家毕树棠似乎也不属于“京派”，他发表的《陈圆圆与柳如是》一文，写得挥

洒自如，结实有力，显示出作者的才气。再如署名“万孚”的在该报第七期发表了游记《威尼斯》，“万孚”可能是程万孚，林徽因编选的《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》收有其作品。现代作家朱自清、李健吾都曾以《威尼斯》为题写过文章，但意大利这座著名的“水城”给各位留下了不同的印记，如把三篇作品对照着读，实在也很有趣。

作家废名在该报连续发表了多首新诗，不久前，笔者读到吴晓东同志在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》上发表的《新发现的废名佚诗40首》。文中他提到这40首中至少有30首当属从未面世过。错了，其实30首中的《画》、《画题》、《泪落》、《路上》、《伊的天井》等，都在《文艺周刊》刊登过。平时，我对报刊上揭载的所谓“新发现”、“第一个”等，常常有所怀疑。因为不久便会看到有人出来更正，这样的提法除了起到吸引一些读者的眼球之外，恐怕也暴露出作者的无知。

《文艺周刊》不仅发表了一些有珍贵价值的作品，它的版式编排也淡雅大方，具有浓郁的书卷气。如在补白之处常常以人物素描点缀，被素描的多是如左拉、周作人等中外的知名作家。这样既丰富了版面，又起到了装饰作用，显示出编者的匠心。人们常

把李健吾作为翻译家、剧作家看，然而就其编刊来说，其取得的成绩也是突出的，他又不愧是一个出色的编辑家。

遗憾的是，关于李健吾主编《文艺周刊》一事，多年来鲜有人提及，岁月匆匆，此事恐怕连李先生自己都已忘却了，究其原因，或许与刊物的寿命较短未能引起重视有关。那它是何日终刊的呢？因我得到的《文艺周刊》不全，也说不清。不过线索还是有的，从张菊香主编的《周作人年谱》上分析，窃以为这份刊物的寿命不会超过10期，因为周作人自第六期（5月7日）发表《甲行日注》后，再没有文稿在该刊上发表，相反却在《华北日报》的副刊《每日座谈》、《每日文艺》上接连有作品刊登。从周、李二人的私交上看，关系一向不错，李健吾结婚时还是请周作人做的主婚人，若不是事出有因，周作人不会不再提供文稿的。至于停刊时李健吾是否又写过《终刊词》，如果写了，是篇怎样的文字？那就更无从知道了，还是请贤者为拙文作补充吧。

2003年8月

附：

发刊词

据说今年四月很热闹，将有若干刊物出